

静静的赣江

Jingjing de Ganjiang

唐衍道
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中国最佳出版社

静静的赣江

上

唐衍道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静静的赣江 / 唐衍道著. -- 南昌 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210-07986-6

I. ①静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9717 号

静静的赣江

唐衍道 著

责任编辑:王醴颀 王彦山

封面设计:同异文化传媒

出版: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编辑部电话:0791-86898983

发行部电话:0791-86898893

邮编:330006

网址:www.jxp-ph.com

E-mail:superpoem@126.com

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73.25

字数:1400 千字

ISBN 978-7-210-07986-6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5—887

定价:148.00 元

承印厂: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我从混沌中醒来,大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。

我的家是在赣州城外的一栋农舍里。这栋乡间农舍,粉壁青瓦,四列三开,中间是堂屋,两边是住房,后面披屋是厨房。东边住房由房东家自住,西边住房便租给我们家住。我们家的前房由祖母和二堂哥住,中间住房是伯父母带着堂姐住,我和母亲便住在后间。后间比较低矮阴暗,便在北墙上开了一孔小木窗,木窗没有装窗扇,只安了几根木栅栏。在木栅栏外面,悬挂了一块用小木板拼成的活动盖板,白天使用一根小竹竿撑起,让外面的光能够透进来,晚上拿掉竹竿,斜板便盖上了窗户,外面的寒风便被挡住了。母亲白天是很忙碌的,除了做家务还要兼做点女红,赚些钱补贴家用。到了晚上,才能回到小房间,为我洗脸洗脚,安排我上床睡觉,然后才能在北窗下的条桌上点燃一盏小油灯,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,静静地读着,直到深夜。

当时,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非常懵懂无知,晚上一上床便酣然入睡。但有时也会有例外,大多是晚饭没有吃饱,肚子里叽里咕噜,便会在脑袋里幻化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食品,出现最多的是肉饼汤。有一次祖母曾带着我到赣州城里去看戏,她的娘家侄子,我的二表伯朱建礼在开戏前请我们上小饭馆吃饭,便吃了肉饼汤。那肉饼做得圆圆的,扁扁的,就像被面上印着的花朵一样,吃起来又香又鲜,让我久久都不能忘记!睡不着便望着夏布蚊帐发呆,蚊帐上映着母亲看书的身影,那影子随着灯光的摇曳而晃动着。我也不明白书有什么好看,但母亲却看得津津有味,平日里母亲除了默默地做家务之外,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哀愁,只有在看书的时候脸上才会显露出喜忧哀乐。父亲在赣州城里做事,平日里很少回家,只有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,父亲回来的日子便是母亲最高兴的日子。记得有一天,父亲从城里回来,母亲便为我洗好脸脚,早早让我上床,也不像平日里坐在条桌边看书,而是和父亲一道坐到床上来。父亲上床后,便将挂在腰间的小手枪连同皮套子,放在夏布蚊帐的荷包里。母亲便开始讲故事,那天讲的是《石头记》当中的一段,听到刘姥姥进荣国府,被凤姐灌醉了,跑到怡红院对着西洋镜骂自己,真让我笑死了!但讲到贾宝玉和林黛玉谈情说爱,哭哭啼啼,没完没

了的那档子事,我便厌烦极了,但父亲却听得很带劲。我的脑袋便开了小差,一心盯上了父亲放在蚊帐荷包里的那支小手枪。真手枪我没有见过,木头枪乌龙有一把,是他父亲朱建平做的,他拿着那把木头枪的得意劲,总在我眼前晃动。趁父亲听得正入神,我便将手偷偷地伸向蚊帐荷包,但被父亲抓住了手腕。父亲说:“这是真枪,小孩不能碰!”我望着父亲严厉的面孔,心里很委屈,觉得父亲不如乌龙的父亲好,想着想着便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母亲停下了讲故事,把我揽入怀中说:“天宇是乖孩子,不要哭!明天让阿爸也做一把木头枪玩。”在母亲的抚慰下,我也就慢慢地睡着了。

清晨,木窗外面的鸟雀把我吵醒,从厨房里传来一阵阵的劈柴声,这声音让我感觉肚子里有些饿。我们家每天只吃两顿饭,昨天的晚饭早就消化了。我赶忙穿好衣服奔向厨房,母亲不在,只见伯母挺着个大肚子站在炉子边烧饭。柴火炉上放着一只大铁鼎锅,木盖上透出丝丝的水蒸气。伯母看见我,立刻揭开木盖说:“你看!饭还是米哟!”我便走过去一把抓着伯母的后衣襟嚷道:“不行!我就是要吃饭!”正在这时,母亲提着一篮洗好的衣裳进来,后面跟着赤着脚的堂姐,伯母看见母亲便大声嚷道:“你看你儿子把我的头都吵晕了!”母亲放下篮子把我拉到厨房外面说:“儿子乖!到外面玩一会,饭好了我来叫你。”听母亲这样说我便很不愿意地走了。

来到大门口,门外的土坪上洒满了阳光。这土坪连着一一条从西到东的乡间大路,西边是一所乡村保学(当地人称乡村学校为保学),东边是断头路,断头处下几级台阶便是一条通向当地菜农村舍的石板小道。土坪上撒着一层砂子,在太阳光的照射下,里面的云母片正在闪着银色的光。这土坪便是我儿时的乐园,我每天都在上面用破瓦片画着各种各样的图画,有飞机,有汽车,还有一些我想象出来的东西。但我最喜欢画的是做游戏用的房子,因为做游戏的房子方方正正,画几条横竖相交的线条便成了。画好后将瓦片抛进空格中,然后拐着单脚跳进去,将瓦片踢向另一个空格,谁先踢到最后一个空格谁便算赢,这就叫“跳房子”。正在这个时候,乌龙来了,乌龙是我儿时最好的朋友,他的父亲朱建平也是我祖母娘家的侄子(就是请祖母吃肉饼汤的朱建礼的叔伯兄弟),和我同岁,也是从省城逃难过来的。我们两个正玩得高兴,忽然从断头路下的石阶上蹿出一只大黄狗,它拖着长长的红舌头,毫无顾忌地闯进了我们的房子。我和乌龙都很生气,想赶走它,它却对着我们摇摇尾巴,纹丝不动。我真有点生气了,刚抬起脚想踢过去,突然一声大吼,从石板小道上飞出一个小孩,只见他上身打着赤膊,下面赤脚,光头上留着前眉心后撮毛,走上前来便喝道:“城里小子,敢到我们这里来耍横!”这个小孩便是本地有名的蛮子,名字叫因子,他个头长得高,比我和乌龙还要高出半个头,所以平日里我们都有点怕他。这时我便指着他的狗说:

“你的狗欺负人！”因子挺着个大肚子，那只大黄狗便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，在因子的前后摇头摆尾撒着欢。因子便用手拍拍大黄狗的脑袋说：“来宝！好样的！”因子正在得意，从大门里却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便是我的祖母，她迈着一双三寸小脚站在大门边上说：“因子！我要告诉你娘，看你还敢带着狗到我们家门口来闹事么？”因子的母亲孙大娘是个寡妇，她早年丧夫，带着两个儿子生活不容易，我的祖母很同情她，所以两个人很谈得来。因子见我祖母生气，便带着大黄狗灰溜溜地走了。



我和乌龙都觉得肚子有点饿，乌龙提议到水塘边去摘点野果子吃。我们两个便离开土坪穿过一片小竹林，顺着一条弯弯曲曲土坡路就来到了水塘边。这时正是春天，水面上浮着一层碧绿的青萍，周围长着蓬蓬勃勃的野草和刺藤，红的，黄的，白的各色野花点缀其间。蝴蝶，蜜蜂和各种昆虫在花丛中忙碌，发出嗡嗡的鸣声。这里长着一丛丛野玫瑰，开桃色小花，非常艳丽，藤上长出的嫩芽，小孩们把它摘下来撕掉皮，吃起来又甜又脆。我和乌龙每人摘了一大把，然后坐在水塘边上，一边撕皮一边吃。正吃得开心，乌龙站起身，走到水塘边的一块石头上，拨开水面上的浮萍，想洗洗手，忽然嚷了起来：“快来看呀！好多蛤蟆仁子（青蛙的幼崽，学名：蝌蚪）。”我闻声走过去一看，只见碧绿的浮萍下面，一只只像黑豆似的蝌蚪在池水里面摆动着小尾巴，无忧无虑地正在游着水。我和乌龙一下子便被这些小东西所吸引，忙用小手去抓它们，它们却在我们的手心里扭动，弄得麻酥酥地十分惬意。我便对乌龙说：“我们挖个小土坑装点水，让蛤蟆仁子在里面游水多好玩。”我们说干就干，乌龙在水塘边挖土坑，然后将水塘里的水一捧一捧地掬进土坑中。我便站在塘边上的石头上抓蝌蚪，好不容易抓到几只，那小东西一扭动又滑到水里跑掉了。乌龙大声地催道：“快把蛤蟆仁子拿来！”听到喊声，我心里一急便蹲下身去，脚下一个趔趄，一不小心便跌到了水里。开初我还能听见乌龙在大声喊叫：“天宇掉水里了，快来救人哪！”后来我只觉得眼前一片光亮，再后来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醒来的时候,我已经睡在挂着夏布蚊帐的木床上,房间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。我感觉口里很渴,喉管里像有火在烧,便喊道:“我要喝茶!”闻声进来的是我的祖母,她迈着一双小脚扑向我的床头,带着哭声说:“我的宝贝,没有事了,真是观音菩萨保佑啊!”又用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前额,一边向外面喊道:“赶快拿茶来,宝贝要喝茶哟!”母亲小跑着将一杯水端了进来,后面跟着堂姐,还有挺着个大肚子的伯母。母亲喂我喝水,喝完水我又嚷道:“我的肚子饿了,要吃饭!”祖母忙说:“快拿饭!”母亲拿着空茶杯出去了,伯母便坐在床边上说:“你看多危险!小孩子是不能乱跑的哟!”祖母听了脸上便不太好看地说:“忙你的去,别在这里乱嚼舌头!”伯母便捧着个大肚子悻悻地走了。祖母又摸了摸我的额头说:“等你娘拿饭来给宝宝吃,婆婆要去做香包,过端午节时给宝宝戴,戴了长命百岁!”又对堂姐说:“好好看着宝宝!”说完便走了。堂姐看着祖母的背影伸了伸舌头对着我笑了笑,我也对堂姐笑了笑。堂姐两只手扶着床沿对我说:“你知道是谁救的你吗?”我摇着头说:“不知道!”堂姐说:“是黑牯佬!”黑牯佬是我们家的房东,他原先住在东边住房,听人说那里曾吊死过一个人,有邪气,才搬走的。黑牯佬一家便在赣江边上搭了一栋用茅竹做屋顶的房子,东边住房便只留下他们家老爷爷一个人住。黑牯佬在新房子前面摆了个卖杂货的小摊子,后面便是他们家的菜园,那菜园便连着我们家前面的水塘。那天他正担着一对浇菜地用的空水桶,沿着一条小道从菜园往水塘边走,便听见有小孩叫救人的声音。他赶忙丢下水桶担子,飞也似的奔向水塘,这样黑牯佬便成了我的救命恩人。

母亲从厨房给我端来一大碗糙米饭,上面还盖着一只油煎荷包蛋。我实在太饿了,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母亲看着说:“慢一点吃,别噎着!”说着说着便抹起眼泪来,我就怕母亲流眼泪,便放下碗说:“阿娘莫哭!我再也不到水塘去玩了!”母亲忙收住泪,用手摸着我的头说:“乖儿子,快吃饭吧!”

前面已经提到过,父亲是不常回家的,因为他当的是便衣警察,人家说管的事不少,挣的钱不多。这次回家倒让我们吃了一惊,他竟顺路在建春门的农贸市



场上买了两只小兔子回来。小兔子用一只小竹笼装着,一只黄色,一只白色,都有一双像火焰一般的眼睛,看见人立即躬起背,耸起两只长耳朵,一对眼珠子怯怯地显得很恐惧。堂姐从厨房里拿来一棵小青菜放在竹笼前,两只饥饿了的小东西便裂开一张破嘴,贪婪地吃起来。我蹲在兔子笼前越看越觉得这小东西挺可爱,正想将手伸过去摸摸它毛茸茸的身体,忽然被一只大手抓住了。我回头一看,原来是二堂哥,二堂哥说:“兔子是会咬人的!”吓得我赶忙把手缩回来。二堂哥又说:“你要学会动脑筋,懵懵懂懂是会吃亏的!”二堂哥在我们家里算得上是个神童,虽然他的脑瓜子不一定很聪明,但他从读小学开始便十分用功。他在离家里有五里路的七里镇小学念书,每天来回要走十几里路,回家还要在灯下读书到深夜。本来像他这个岁数的小孩都在飞一样地到处顽皮,但他却像大人一样,除了读书便是画画。有一个星期天,他在堂屋的方桌上画画,我过去一看,原来是一本画册。他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,里面画着军舰和穿着海军军服的士兵,那个士兵身穿海魂服,头上戴着飘了两根白带子的军帽,手里拿着两面小红旗,威风凛凛地站在甲板上,背景是蓝天白云和碧绿的海水。二堂哥正是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临摹这个海军士兵,他指着这个士兵对我说:“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人!”二堂哥不仅是我的崇拜对象,而且是全家的宠儿,祖母对他尤其溺爱,祖母带着他一同睡,有好吃的都留给他,全家都用油灯,只有他的书桌上有一盏小美孚灯。有一次我看见祖母从外面买了一些杨梅放在竹篮子里,然后挂在堂屋高高的铁钩上。我的嘴很馋,十分想吃,就向祖母要,祖母说等二堂哥回来同吃,后来杨梅不见了,我估计全给二堂哥吃光了,因为二堂哥最喜欢吃又酸又甜的杨梅。

祖母是我们家里的当家人,因为这个家全是靠她一个人支撑起来的。在前清时代,她就是知府大人的千金小姐,后来嫁给我们的祖父。祖父在三十几岁便患病死了,她年轻守寡,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老大是个女儿,好不容易养大成人,嫁给曾家为媳,那女婿却是个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,四十几岁便因吸食鸦片中毒身亡。老二便是我的伯父,早年也在南昌当过米店学徒,但米店生意不好,不久便关门歇业,伯父在家失业多年,全靠祖母典当祖产和借贷度日。我的父亲是老三,是个遗腹子,祖父死后才出生。他为了生活,曾先后到景德镇瓷窑学画青花,在南昌大士院口摆香烟摊子,后来才当警察。日本鬼子侵占南昌后,他随改编的省会警察总队第二大队进驻赣州。祖母带着伯父一家人,还有我和母亲(当时我还在襁褓当中),一同来到赣州。一大家子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如何生活,便是摆在祖母面前的大问题。父亲虽然有薪水,但据说每月只发一箩糙米,除了自己吃穿,能给家里用度的便很有限。这里虽然是后方,日本鬼子的飞机却经常来轰炸。刚到赣州时,住在城里的竹井巷,有一天打警报,全家躲在一处有芭茅遮盖的池塘边,池塘里的水已经枯竭,所以到处都躲着人。躲了一

会,祖母说:“我的心里总有点忐忑不安,还是换个地方吧!”在祖母的带领下全家便迁移到离池塘有几十步远的一处高坡后面。不一会日本轰炸机进入城市上空,忽然间天旋地转,狂风大作,一声巨响,池塘里便喊爹叫娘一片狼藉。一颗炸弹正命中了池塘的中间,池塘里便失去了几十条无辜的生命,而我们全家却安然无恙。祖母当时便跪在地上,两手合十,口里念道:“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。”并且说:“城里不能够住了,赶快到乡下找房子去!”

为此,祖母领着伯父出建春门,过浮桥到水东乡。刚到紫竹院,便见紫竹院门前有几个人在指指点点地说什么。其中有一个头戴礼帽、身着长衫的中年人,祖母有点面熟,走近一点,便见那个中年人笑着跑过来,脱下礼帽,对祖母深深一鞠躬。祖母吃了一惊,定睛一看,原来是娘家的大侄子朱建之(朱建之是朱建礼的亲哥哥,朱建礼在前面提到过,曾请祖母到赣州城看戏上馆子)。朱建之握着祖母的手说:“姑母是什么时候来赣州的?”祖母便将逃难到这里的经过说了一遍,朱建之也将自己如何在南昌沦陷后将印刷厂迁往吉安,现在吉安又吃紧,想在赣州找个住处,先将家里搬过来,又见城里轰炸厉害,所以今天约了几个朋友到紫竹院来看看的情况说了一通。说着便将几个朋友介绍给祖母和伯父,大家一一见了面,客气了一番。这次见面便彻底解决了我们全家的困境,伯父进了印刷厂驻赣州办事处当了职员,大堂哥去了吉安,在吉安印刷厂当学徒。



父亲好不容易才回家一趟,吃过晚饭便被祖母叫到前面房间去了。我和闻讯赶过来的乌龙正在堂屋与竹笼里的两只兔子玩耍,我们还给两只兔子取了名字,一只叫小白,一只叫小黄。小白和小黄开始还十分安静,有时动动长长的耳朵,有时张开破嘴将雪白的牙齿露出来,十分有趣。逗了一会,小白和小黄忽然烦躁起来,在竹笼里上下窜动,还发出吱吱的叫声。我们正在诧异,堂姐过来说:“兔子饿了要吃东西。”我忙说:“快把青菜拿来!”堂姐说:“青菜晚饭吃掉了,那哪里还有?”我说:“那怎么办?”乌龙忙说:“我们去菜园里摘一点吧!说干就干,我忙提起一只竹篮往外边走。”堂姐说:“你们到哪家菜园去摘?”是呀,谁会同意我们去他家菜园里摘菜呢?乌龙说:“不要怕!我们背上一根棍子,月亮下就像背了一杆长枪,乡下人怕当兵的。我便和乌龙各背了一根棍子,提了竹篮一先一后出了大门。我们沿着大路往东拐过断头路向北,通过一条乡间小道便是一大片菜地。今夜月色很好,菜园被照得满地银光。菜畦地头边栽的柚子树,柚子花已经开了,一阵一阵的花香迎面扑来。我们也不知道到了谁家的菜地,胡乱地摘了一篮子青菜,便赶忙回来,在堂屋喂了一阵兔子,乌龙瞌睡来了,便回家去了。我回到房间时,父亲已经从祖母的房里回来,母亲和父亲正坐在床头上讲故事,讲的就是《石头记》中的故事,很多年后,我才知道母亲每天晚上在灯下看的厚书原来便是《石头记》。母亲看见我进来,便赶忙给我收拾,然后安排我睡下。我玩了一天也很疲倦,上床后便迷糊起来,在似睡非睡的时候,便隐隐约约听见母亲问:“婆婆叫你去说什么?”父亲回道:“还不是钱的事,现在哥哥在办事处当差,每月有四石米的收入,而我只有八斗米,你说有什么办法?”听着听着我也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我还在睡梦当中,父亲已经进城去了。父亲十九岁那年进江西省会警察局当警察,南昌沦陷后,他随改编的省会警察总队第二大队进驻赣州,开初在南门警所当警长,当时南门外有一处停车场,警察为他们看守汽车有一点额外收入,却被大队长的大舅爷看中,一定要将父亲调出,将这位大舅爷调入。父亲十分气愤,告到总队部,但胳膊扭不过大腿,便被调到大队部当了便衣

警察。这时候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叫张守椿,这个人头脑比较活络,到赣州后一直和赣州专员公署有来往,当时专员公署的专员便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。蒋经国在赣州有一股子雄心壮志,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口号,还编了一首建设新赣南的歌谣:东方发白,大家起床,穿衣叠被,打扫厅堂……张大队长便抓住这个机会,在第二大队下面设立了一个侦缉组,并任命父亲当了组长,以加强赣州地方社会治安的管理,这样一来既可以增进和专员公署的接触,对父亲又是一个抚慰。父亲也从一个警员提升为警官,薪水从每月一箩米提高到八斗米,但比起在南门警所当警长时的收入还是少了许多。

父亲当了组长以后,工作便更繁忙了,除了要管理当地的治安和侦破各种刑事案件外,还要承担一些杂务。比如蒋经国学苏联在七里镇举办青年夏令营,张守椿分工管后勤,父亲便被派去当采购。我记得那个时候,我们家堂屋的地上便堆满了一只一只大冬瓜,还有从信丰采购过来的一木桶一木桶的脚板萝卜干,我们家便成了夏令营的物资中转站。有一年,张守椿的一个亲戚叫栾经衡的要到良口去做粮食生意,便叫父亲给他当保镖。父亲去了大半年都没有回家,除夕夜才回来,穿了一身破烂衣服,瘦得人都变了样子。后来才知道,栾经衡所经营的粮食生意没有正规手续,被当地政府扣押,人也被关进监狱,张守椿通过专署的关系,好不容易才把人保释出来。

当然,父亲在侦缉组当组长的那几年,据说也侦破了不少烟娼赌贼的案件,其中以破获“高贸贼”最为棘手。当年赣州城里有几条繁华的商业街道,街道上有几家大的匹头店(售布匹的商店),不知为什么那一段时间家家都丢失大批的布匹,而且都是高级毛料。这个案子立即引起了专署的重视,并提到了影响建设新赣南的高度。为此,蒋经国亲自批示:要求侦缉组在一个星期内破案。这个任务便落到父亲的肩上,父亲带领几名组员日夜在街上巡逻,根据线人报告,发现有一批从广东方面流窜过来的“高贸贼”已到达赣州。通过日夜蹲坑,终于在一家大旅社将罪犯捕获归案,并乘胜追击,连夜将赃物五十多匹毛料追回,前后只用了三天时间。蒋经国通过专署下达嘉奖令,各受惠商店也纷纷庆贺,并且设宴以表感谢。记得有一天,父亲着装整齐,穿着笔挺的黑色警官服,系着武装带,腰里别着那支小手枪,带着我进城去,参加一家商号的宴请。

在一家大酒店的楼上,大圆桌边已坐满了人,见父亲进来都起立鼓掌欢迎。一位穿着长衫的人赶忙过来握住父亲的手说:“真不知如何感谢你!”又摸着我的头说:“这位是令公子么?长得真气派哟!”入席后才知道,除了商号老板和几位店伙外,其余都是父亲手下的组员。大家说了一番客套话后,便都要求父亲说说破案经过:其实经过也很简单,那伙“高贸贼”采用的手法却非常巧妙,他们打扮成一家人,男女两个带着个半大的小孩,穿戴阔绰,身上都套着呢料大衣。当

时的匹头店柜台都很高,顾客要买布料,都由店里的伙计从柜台后面的木橱中一匹一匹地拿到柜台上,让顾客挑选。“高贸贼”便趁挑选之际把布匹拿到柜台下比颜色,当店员回头再到橱子里拿布料时,“高贸贼”便将整匹的布放进大衣里面,大衣里面装有铁钩子,将布料紧紧地挂住。有人问:“为什么叫‘高贸贼’?”高贸者,就是做高级贸易的人,贼也,就是通过盗窃而获利者也。统起来讲:就是通过做贸易,采取手段达到偷窃目的的人。为了破案,曾动用了线人,通过线人提供的线索,找到了嫌疑人。然后派人到旅社日夜蹲坑,终于发现有半大小孩,用杉木板做成木刀玩耍,因而顺藤摸瓜,在房间的床底下发现有大量的做匹头心子用的杉木板,这样便真相大白了。父亲讲完,便获得全体在座者的喝彩!接下来便是喝酒吃菜,赌酒猜拳。父亲开始还有点节制地喝,后来在大家的怂恿下便失去了控制,先解下武装带,后来又脱了帽子和上衣。我知道父亲要醉了,便拼命地拔住他的酒杯,但一切都无济于事,终于醉得不省人事。几个组员便架着父亲往外走,我心里感觉十分害怕,但又不敢停留,便紧紧地抱着父亲的武装带,还有上衣和帽子,跟着他们穿过几条巷子和马路。后来才来到了一户人家,进到房间,里面有一张铺着雪白被单的床。父亲睡到床上不久,便大口地呕吐起来,把人家一床新洗的被单弄得一塌糊涂。过了一会,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人,打了一盆热水把父亲洗抹了一遍,才算过得去。到很晚父亲才醒过来,醒过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寻他的枪,还好我给他保管着。正在这时,伯父打着纸灯笼进来了,原来这家的主人也是父亲手下的一个组员,名叫倪成文,是他专程跑到建春门,从办事处把伯父找来的。



四

伯父提着纸灯笼把我和父亲送到大队部的住处便走了,那天刚好是伯父在办事处值班没有回家,所以倪成文才找到了伯父。伯父听说父亲喝醉了,便赶忙提着纸灯笼过来,一看父亲已经醒了,便又赶忙回了办事处。朱建之私人开的印刷厂为了开展赣州地方的业务,设立了这个办事处,办事处设在建春门的一栋门面房里,内外两间,外面朝街的一间是接待业务的场所,里面一间是办公室,伯父便在这里上班。伯父能在这里做事完全靠祖母的面子和朱建之的照顾,所以伯父在这里一直是小小心心,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伯父也是因为家贫,只读了三年私塾,便离开了米镇,在省城一家米店学徒。所谓学徒,实则是为老板做家务,清早起床便要扫地抹灰,然后为老板和老板娘打洗脸水,再做早饭、中饭和晚饭。晚上老板要出去打牌,学徒要守到老板回家,还要再为老板和老板娘送洗脚水,不到深夜是不能睡觉的。正当三年学徒期满,应该满师,米店却出了一件大事:原来米店一直生意萧条,债台高筑。正在这个时候,老板的一张储蓄券中了个头等奖。老板一时乐得不知所以,但各路债主闻讯便纷至沓来,结果一盘点,米店资不抵债。老板带着老板娘逃之夭夭,伯父只好卷铺盖走人。伯父回到米镇,一失业便是三年。但年岁不饶人,伯父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在米店当学徒时,老板就为伯父物色了一位姑娘,她就是老板的远房亲戚,南昌县顺外村一位做牧师人家的女儿,她的大名叫曾梅花。在伯父做学徒期间,就由祖母和老板做主下了聘礼,回到米镇后便举行了婚礼,这位曾梅花小姐便成了我现在的伯母。后来伯母又生下两男一女,便是我的大堂哥、二堂哥和堂姐,现在伯母又在怀着一位尚未出生的堂弟或者是堂妹。

伯父在办事处当职员以后,除了在办事处值夜班外,每天都按时回家。办事处还有两位职员:一位是办事处主任,便是我祖母的另一个侄子,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朱建礼,他是印刷厂厂长朱建之的亲弟弟;另外一位职员叫毛夫吉,是个乐天派人物,以后我还会提到他,这里便不详细介绍了。朱建礼虽然是办事处主任,但经常不来上班,因为他还私下里做点生意,所以荷包里赚的钞票较多。有时为了表示阔绰,还经常请祖母到赣州城里看戏上馆子。有一次我也有幸跟着



祖母去过一次,先是上馆子,吃了又香又鲜的肉饼汤,后来又去戏园子看京戏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京戏,只知道大人们都喜欢看,所以认为京戏一定好看。在大戏还没有开幕前,我的心里便乐开了花,一直在座位上手舞足蹈。一阵锣鼓过后,大幕拉开,出来两个大花脸,站在台前哼哼呀呀地唱起来,看着他们长长的胡须里,那涂得黑白模糊的嘴巴,一张一合地好像要吃人一样,我便十分害怕,开始我还强忍着,后来实在忍不住了,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祖母问我哭什么。我说:“我害怕。”祖母问我怕什么。我说怕那个大花脸会吃人。祖母说那是演戏,是不会吃人的。我仍不相信,还是大哭不止。正在这个时候,陪着看戏的一位年轻女人从椅子边挤过来,把我牵了出去。我知道她是朱建礼的老婆,我叫表姆的人。这个表姆平日很和善,和我母亲也谈得来,我曾跟着母亲到她家里去玩过,所以我才会跟着她出去。她一边牵着我的手一边说:“大孩子是不哭的,来!跟我回家去玩。”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跟着她到了她家,她家距戏院并不远,过几条小巷子便到了。到了她家,她从一只画着胖娃娃的铁盒子里,拿出几块饼干给我吃。吃了饼干我便不哭了,我觉得饼干很好吃,很快就把戏台上的大花脸忘记了。

表姆叫李翠莲,传说是个出身很苦的女人,从小便跟着后娘在广州一带跑码头,有时连饭都吃不上,后娘便将她典在一家妓院做妓女。当了几年妓女,刚好碰上朱建礼到广州办货,闲暇时间偶尔到妓院玩玩,碰上李翠莲后便难舍难分,朱建礼便为她赎身,并正式娶为二房。朱建礼的大老婆叫王顺花,生有一男一女,但顺花是童养媳,所以夫妻关系一直不好,翠莲进门后,便分成两家过。由于我母亲和翠莲的关系好,所以我就一直叫她为表姆。但翠莲三四年都没有生养,朱建礼倒无所谓,翠莲却为这个心事重重。我母亲便向她建议:不要着急,先调养调养,吃一段时间的药再说。翠莲便说就是生个女儿也好,母亲便开玩笑说:“生了女儿便给我当儿媳妇。”翠莲也笑着回道:“那我们便成了亲家!”母亲忙对我说:“快叫丈母娘!”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丈母娘,便对着她甜甜地叫了一声:“丈母娘!”翠莲高兴地用两只手摸着我的脸说:“我的女婿真乖哟!”从此我见着李翠莲便叫她丈母娘,人家听了都笑话我,但当时我根本还不知道害臊。

前面说过,伯父所在的办事处只有三个职员,朱建礼又经常到外地去做点小生意,所以每到月底发薪水,伯父便要把朱建礼的薪水送到两家去,这样一来二去便和顺花有些来往。伯父这个人什么都好,就是见了女人便会生出一些事来。有一年,伯父到石城办事,回来不久便收到一封情书,这封情书是寄到办事处的,本该平安无事。但伯父却把它带到家中,正好被伯母看见,伯母在娘家时跟着做牧师的父亲很认识几个字,所以看见这样肉麻的情书,便大发雷霆,几乎把伯父打得起不了床。后来伯母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,过周岁时,伯父大宴宾客,请了许多亲戚故旧,顺花当然也在被请之列。那天,伯父在厨房亲自掌

勺,很是卖力,头上冒着汗,顺花正在厨房帮忙,便走过去用自己的手帕给伯父额头上擦了一下汗,刚好被走进厨房的伯母看见。伯母平日就对顺花有些看不惯,这一下便醋性大发,立即指着顺花大骂道:“哪来的骚货!竟骚到人家老公的头上来了。”顺花也不是个好惹的主,便恼羞成怒,一把抓着伯母的前胸吼道:“你这个母老虎!别人怕你,以为我也怕你!”说着便先下手为强,当胸就是一拳,伯母站立不稳,一个趔趄倒在地上。伯父慌忙放下手中的铁勺,来扶伯母,被顺花一把拖着,并高叫道:“快来看呀!两公婆打人哟!”又顺手将案板上的油盐菜米,鸡鸭鱼肉,还有锅盆瓢勺统统打翻在地。堂屋坐着的人,包括祖母和各处来客,都不知厨房发生了什么事,赶过来一看,都吓得目瞪口呆。众人刚回过神来,顺花便一个箭步蹿到堂屋,将堂屋里的桌椅板凳也掀翻在地,正坐在摇床上玩耍的小堂弟被吓得大哭起来,顺花便不管不顾地走了。

伯母从地上爬起来,头被案板角撞破了皮,正在流血,伯父的上衣也被撕破了,十分狼狈。祖母生气地说:“这是做什么呀?”伯母便号啕大哭起来。祖母说:“哭什么?赶快收拾一下,等建礼来了,我跟他算账。”

建礼和翠莲那天都没有来,因为要招待一个重要客户。本以为这个事过几天便会慢慢平息下来,但我的那个小堂弟却忽然生起病来,而且高烧不退,病情愈来愈严重。伯父为他求医问药,祖母天天求神拜佛都无济于事,不几天便死了,从此我们家便与顺花家结下了仇恨,很多年都没有往来。

五



013

战事越来越紧张,赣州城隔三岔五便打空袭警报,每逢警报的汽笛拉响,祖母便在堂屋的方桌下面铺一张草席,然后把几床棉被叠在方桌面上。我们几个小孩,包括二堂哥、堂姐和我都坐在草席上,这便是老祖母为保护后代所采取的最积极的防空措施。但对我来说却是个乐园,在桌子下面的草席上,我可以和堂姐拣子玩。平日堂姐要帮着做些家务事,根本没有时间和我玩,但堂姐毕竟也是个小孩,也喜欢玩耍。有时间便偷空用碎布做成小布袋,里面灌满沙子,一共五个。我和乌龙有时也玩拣子游戏,但用的是小鹅卵石,鹅卵石玩起来远不如小沙袋就手。所以一进入方桌下面,堂姐便掏出五个小沙袋来,这样我就和堂姐玩起了拣子游戏。二堂哥有时也加进来一块玩,那就玩得更有乐趣了。

我们在桌子底下玩得热火朝天,外面却拉起了紧急警报,日本轰炸机正在低空盘旋,马达的轰鸣声一阵接着一阵。我们的祖母却带着伯母和母亲跪在观音大士的瓷像前,口里不断地念着:“观音老姆救苦救难!观音老姆救苦救难!”

祖母对日本鬼子的残暴是记忆犹新的,从米镇逃出来的一路上,那背井离乡的凄凉情景,那烽烟四起的枪林弹雨还历历在目。当时,日本兵从上街头冲进米镇,住在后街“进士弟”的人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祖母只听见满街的枪声,赶忙叫齐全家人,只拿了一些换洗衣服,便匆匆向后山逃窜,刚爬上甘菇山,便见镇上浓烟滚滚,一片火海。那时我还在襁褓当中,母亲背着我跟在全家的后面,已累得精疲力竭。正在这个时候,从山下跑过两个人来,正是我的外公外婆,他们高兴地说:“我们赶到‘进士弟’,他们说你们从后山走了,这下倒好了,在这里竟碰上了。”这样我便从母亲的背上转到外婆的背上,然后便随着全家人跟着逃难的人群向青山岗的方向逃去。

逃了一段路后,天渐渐黑了下来,不远处便是同周村。黑夜里辨不清方向,只见周围的村庄到处烈焰腾腾,悲声不绝。祖母说:“天已经晚了,我们还是进同周村去歇歇脚吧!”说着全家便跟着难民拥进村去,在进村的拐角处,由于人群太挤,外公外婆和母亲与祖母一摊人失散了,外公便说:“我们就不进村吧。到田坎下找个地方歇歇,明天天亮前再在这里等他们。”

哪知道祖母一伙人刚进村,在周家祠堂门口便碰上了鬼子兵,这些鬼子兵

成散兵线，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向难民们围过来。难民们一下子被吓蒙了，便纷纷退到祠堂里面，祖母也护着一家人跟了进去。没有来得及进去的人，便被鬼子兵用刺刀捅死一大片，一会儿流出来的鲜血便把祠堂前的石阶染红了。杀了人的鬼子兵，口里还叽里咕噜地狂叫着，他们踏着石阶上的鲜血和难民们的尸体也进了祠堂，在一群手无寸铁的难民面前发出一阵又一阵狞笑。这时，一个鬼子兵从人群中拉出一个女孩来，这女孩大约十五六岁，穿着一身黑粗布衣裤，脸上抹着黑黑的锅灰，虽然这样，终归是青春少女，无法遮挡住少女的身段。祖母认得是仁和米铺的童秀，童秀吓得浑身颤抖，拼命往回顶着脚。祖母实在看不下去，便挺身过去拉着童秀的一只手，向鬼子兵求情道：“老总！这孩子有病，就放过她吧！”鬼子兵见竟有人胆敢来阻拦，便大喝一声：“八格牙鲁！”端着枪便用刺刀对着祖母，旁边上百个难民都为祖母捏着一把冷汗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个鬼子军官来，他腰挎指挥刀，手戴白手套，指着鬼子兵们叽里咕噜大声叫嚷了一阵，那些鬼子兵便拖着长枪跑了。

天亮后，祖母和大伯一家人才在村口和外公外婆还有母亲会合，伯父讲到昨夜的遭遇，尤其是祖母舍身救童秀那一幕时真是惊心动魄。祖母说：“任何事情都有化解星，观音老姆就是我们的化解星，只要我们虔心向佛，遇事便能化解，遭难定能呈祥！”

随着四乡的难民，祖母带着一家人向后方逃奔，鬼子兵到处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只要碰上便是性命攸关。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，终于到达樟树，逃出了日本鬼子的封锁线。到国统区一打听才知道：改编后的省警总队第二大队已经开赴吉安，好在当地有免费的难民船，我们一家八九口人好不容易地挤了上去，才顺利地到达吉安。前面我已提到过，当时我还在襁褓中，上面所提到的事都是听大人们讲的，其中的真实性只能由大人们负责。

再说我的父亲随大队来到吉安，吉安并不是目的地，到达吉安后，总队要开往泰和，第二大队要进驻赣州。进驻赣州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只等两三天便要出发。父亲估计，祖母一家人，当然包括我和母亲，如果能逃出来，也就在这两三天到达，所以父亲便天天到码头上来守望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一家人真的在码头上相会了。

但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让我们家又分成了两处。因为第二大队准备的船只，只能够运送全体警员和部分家属，我们家现有人口十人，分配不到这么多船位，按照亲属关系，应该是我和母亲、祖母，还有外公外婆，伯父一家人并不在其列。但伯父家一共有五人，不跟着父亲去赣州便要流落街头。我的外公却是个重义之人，他对祖母说：“老亲家！你带着他们去赣州吧，我和老伴就留在吉安。”祖母说：“我们一同死里逃生，怎么能丢下两位呢？”但事实是残酷的，想另买船票又没有钱，最后还是决定外公外婆留下。好在父亲在吉安有几位熟人，由他们帮忙住进了吉安白鹭洲难民收容所，祖母从日本鬼子刺刀下救出来的童